

大平正芳传

DAPINGZHENG FANGZHUAN

大 平 正 芳 传

〔日〕大平正芳回想录刊行会 编
武大伟 郑国仕 毛娅平 程永华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81074

吉林人民出版社

981074

译 者 的 话

大平正芳是日本战后历史上的一位政治家。他在读完大学后跨进政府官僚的行列。一九五二年步入政界后，在长达二十八年的仕途中，他一直置身于日本政治的领导核心。他先后出任过内阁的官房长官、通产大臣、外务大臣、大藏大臣、总理大臣和自民党的政调会长、干事长、总裁，参与了许多对内对外重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大平正芳从维护日本国益的立场出发，积极主张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一九七二年秋，他以外务大臣的身份陪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访问了我国，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七四年初，他再度访华，同我国政府签订了《中日贸易协定》，谈判了《中日航空协定》。一九七九年底，他以总理大臣身份访问了我国，发表了著名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日中关系》的讲演。

《大平正芳传》是大平的生前友好在大平去世之后为悼念大平而集体编纂的一部传记性的回忆录。它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广泛的社会背景全面描述了大平正芳七十年的经历和活动，并以大平的生平为线索详细记述了日本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该书对于了解和研究日本的政治运筹、经济建设、外交政策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对于了解和研究日本的社会状况、思想潮流、风俗人情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DB
一九八四年三月

目 录

第一章	故乡和时代	(1)
第二章	平凡的少年	(13)
第三章	信仰的萌发	(31)
第四章	学问和雄心	(47)
第五章	少壮官僚	(62)
第六章	在大陆的经历	(77)
第七章	战时的大藏省	(90)
第八章	停战前后	(103)
第九章	在复兴的浪潮中	(116)
第十章	进入政界	(138)
第十一章	保守政党的合并	(155)
第十二章	理想的火焰在燃烧	(169)
第十三章	摆脱示威的旋涡	(185)
第十四章	宽容与忍耐	(199)
第十五章	摸索真正外交	(217)
第十六章	意外的变化	(236)
第十七章	沉思与忧虑	(252)
第十八章	改变产业政策	(266)
第十九章	宏池会长交接内幕	(283)
第二十章	改变潮流	(295)
第二十一章	架起日中桥梁	(314)
第二十二章	苦难的外务大臣	(334)

第二十三章	被打乱的剧本·····	(356)
第二十四章	财政危机宣言·····	(374)
第二十五章	混沌的日日夜夜·····	(389)
第二十六章	幕间闹剧·····	(410)
第二十七章	阻止逆转·····	(422)
第二十八章	小阳春·····	(440)
第二十九章	裂痕·····	(449)
第三十章	听天由命·····	(465)
第三十一章	决战·····	(475)
第三十二章	超越现代·····	(489)
第三十三章	大平政治的起步·····	(502)
第三十四章	展开首脑外交·····	(516)
第三十五章	使命感·····	(534)
第三十六章	怨艾之海·····	(547)
第三十七章	第二次出发·····	(566)
第三十八章	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578)
第三十九章	最后一次出访·····	(587)
第四十章	决断·····	(602)
第四十一章	得救·····	(612)

第一章 故乡和时代

在组成日本的四个大岛中，最小的一个是四国。

在这个狭小的岛子上，自东而西横亘着拥有两个海拔近两千米主峰的四国山地，占据了四国的大部分面积。纵贯本州的中央结构线沿着吉野川把四国山地劈为南北两个部分。北面隆起的部分是讃岐山脉（又称阿讃山脉），东西绵延一百公里，东起鸣门，沿德岛、香川两县的交界线西行，于爱媛县境下降，隐没于讃岐和伊予所环绕的燧滩。

讃岐山脉入海处的北侧，是香川县三丰郡的丰滨町。

我们此刻即将追述其生平的大平正芳，就诞生在这里。

站在丰滨町的主峰——高尾山（海拔496米）的山顶向西北望去，丰滨町的田园地带可以尽收眼底。近处的山坡上散落着许多人工蓄水池，一到秋天，金黄色的田野和果树园一直延伸到濑户内海的海岸线。极目远望，风平浪静的燧滩里，伊吹岛的孤影依稀可见。

这片田园地带，在昭和30年（1955年）与旧丰滨町合并而成为现在的丰滨町之前，被称为和田村。大平家族原来所在的和田村的长谷村庄，至今还保留着过去的痕迹。

和田村的土地变得今天这样富庶丰饶，是村民们几百年艰

辛努力的结果。首要的问题，是改变水利方面的恶劣条件。香川县的面积只占四国的十分之一，在都道府县中略大于全国最小的大阪府，没有高山，因而也无大川可资利用。而且又属于降雨量较少的濑户内海式气候，地表水和地下水都很少，加之山地陡峭，保持水土的条件极为恶劣。

远在平安^①时代，讃岐的国司^②就曾说过：“天晴五日则无水湿之润，连雨二天则遭洪水之难”。

由于这个缘故，讃岐人自古以来就在各地修筑蓄水池，积聚冬季未用完的水，以备夏季灌溉。这种蓄水池在全县约有二万个。在昭和49年（1974年）穿过讃岐山脉、引来吉野川河水的香川水渠修成之前，香川县的用水，有百分之七十以上要依靠蓄水池。

生于讃岐国多度郡弘田乡屏风浦的真言宗祖师空海^③（公元774——835年），号称弘法大师，至今仍然受到许多人的尊敬，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宗教方面创造了重要的业绩，而且更是由于他所修筑的在日本首屈一指的满浓池等许多蓄水池，至今仍然在造福于这个地区。

和田村的土地多为坡地，因此，农田必需在斜面上开垦，蓄水池只能在山坡上修筑。尽管困难重重，当地人开发农田的热情还是十分旺盛的。据《丰滨町志》记载，自江户^④时代以来，和田村的农田开发，在现在的丰滨町的四个地区（丰滨、和田滨、和田、箕浦）中是最好的。宽政元年（1789年）的文献记载：当时共有

① 指公元806年至公元1192年的历史时期。——译者

② 地方官名，分守、介、掾、目四等，原由中央贵族出任，后来多由当地土豪担任。——译者

③ 日本僧人，曾于公元804年入唐，二年后回国，816年在纪伊国高野山建金剛峰寺，传真言宗。——译者

④ 公元1602——1688年的历史时期。——译者

旱田水田一百七十九町^①六反^②，其中旧田约一百町步，新田约七十九町步，房屋也是最多的，共有三百九十五栋，其中属于本百姓^③的三百一十九栋，属于间人^④的七十栋，居民大都务农。这是从伊予、阿波及其他地方迁来的居民在这里从事开发的结果。

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技术的改良和农作物的多样化也有所进步。不仅生产出质量优良的讃岐大米，而且以“讃岐三白”著称的白糖、棉花（还有一白为食盐）的生产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兰花、甘蔗、油菜籽的栽培也很普遍。加工和贩卖农产品的工商业逐渐发达起来。温暖的气候和交通的便利，使这一地区的农业较早地走向了工商业化。

明治维新以后，农业技术和农具改良出现了新的进步，耕地改造和水利建设也得到了新的发展。1884、1885年前后，引进了养蚕技术，出现了桑田、柑桔、温州密桔、梨、葡萄、柿子等各种果树开始在这里种植。甘薯和蔬菜的栽培也很兴盛。

据昭和4年（1929年）的统计，当时和田地区的耕地面积约有水田三百町步，旱田八十五町步，合计三百八十五町步。由此可见，自宽政元年以来的一百四十年间，和田地区的耕地面积增加了二倍以上。

大平正芳于明治43年（1910年）3月12日出生在和田村大字和田甲1082番地^⑤、父亲叫利吉，母亲叫萨库（音译）。

① 面积单位，约合9,918平方米。——译者

② 面积单位，约合991.7平方米。——译者

③ 江戸时代的地主、自耕农。——译者

④ 亦作“间土”，江戸时代的隶属农民之一，因介于良、贱之间而得此名。——译者

⑤ 住宅地区的号数。——译者

关于他的祖先，大平正芳自述如下：

“大平家族的古老家谱并不十分明确，似乎是在战国时代^①由土佐迁来、统治这一带的豪族大平伊贺守国祐的后裔。其城堡所在的城山（狮子端山），至今依然保留着城墙和泉眼的遗迹。……城主伊贺守国祐遭到征服四国的长曾（宗）我部的追击，据说被迫寄身于家臣蔭下，后来便不知去向。其嫡子由乳母抱着跳入城山南侧的‘乳母怀池’。其女在丰滨町的‘姬滨’投海自尽。相传只有他的弟弟幸免于难而流落此地。祭祀国祐的菩提寺‘国祐寺’，至今仍有姓大平的人守护法灯”。（《我的履历书》）

在根据《讚州府志》、《西讚府志》等史料编纂的《三丰郡史》和《大平氏系图》中记载，大平氏は藤原氏家族的藤原秀乡^②（田原藤太秀乡）的第五子千常的子孙（《鎌仓武鉴》）。千常之子文脩以近藤为姓氏。另一说认为千常的第四代后裔脩行受任近江大掾，因以近藤（近江的藤原氏之意）为姓氏（《西讚府志》）。脩行的第四代孙国澄亦称国隆，领有多度郡仲村和三野郡财田，为山地右京之进的下屬（《讚州府志》）。国澄之子国平后来成为讚岐的守护^③（《西讚府志》）。国平之子国盛以大平为姓氏，从源赖朝^④那里获得土佐作为领地。国盛之子国秀是财田端的城主，据说，财田上村子里的八幡宫正殿横梁上，有国秀的亲笔题字。财田的伊舍那院（北田山如意轮寺）有一个被称为国秀墓的石塔。该塔是大平氏历代的坟墓，国秀、国时、国赖、国通、国房五代及其一族的遗骨都埋葬在这里。国时领

① 公元1500——1602年。——译者

② 平安中期的武将。——译者

③ 古代武家的官名。——译者

④ 源赖朝（公元1147——1199年），鎌仓幕府的第一代将军。——译者

骏河国大平乡。国赖管理三野神田乡、麻、羽方，身为西大野庄的所务职，为细川氏的家臣。国房是第一个领有财田西村的人。国房的孙子国有领有上大野村。国有的第四代孙国清，在细川政元^①讨伐河野四郎通春时，曾随细川出征，后病死于伊予寒川村。

国清的第六代孙就是国祐。国祐父亲是伊贺守国雅，母亲是大西备中守长清(川之江轰领主)的女儿，妻子是香川元景的女儿。据《国祐寺缘起》记载，国祐为土佐吾川郡的领主，156₂年(永禄5年)与长宗我部元亲开战失败，依靠香山信景来到多度郡中村暂住，后来到和田村，修筑城郭于狮子端，并以这里的真言宗毘卢遮那寺为菩提寺。但是，前面所说的国房领有财田西村是在1394年(应永)以前，他的孙子领有上大野村，而大平伊贺守的城郭即西村城又在财田西村的知行寺山，财田西村里也有祭祀大平伊贺守的大平神社。从这些事实看，可以断定，大平氏从镰仓时代^②到战国时代的漫长岁月，是在讃岐的财田附近居住的。

《三丰郡史》称：“在本国特别是本郡繁衍的大平氏始于藤原秀乡之后裔近藤国平一事，已由《镰仓武鉴》和《大平氏系图》阐明，如土佐大平亦以国平为祖一事，能为足利时代^③的诸家纹帐中的土佐之藤之大平即为近藤国平之后裔所证实，则讃岐及土佐的大平当属同一谱系”。

丰臣秀吉^④统一四国之后，讃岐的领主改为仙石秀久，香

① 细川政元(公元1466——1507)，室町后期的管领。——译者

② 公元1102—1333年，源赖朝于镰仓开创的第一个武家政权。——译者

③ 公元1338—1573年，足利尊氏在京都创立的武家政权——室町幕府。——译者

④ 丰臣秀吉(公元1536—1598年)，于1590年统一全国，修大阪城，出任关白太政大臣。——译者

川氏逃往土佐，大平国祐应仙石秀久之命为其服务。

仙石氏作为丰臣秀吉进攻九州岛津的先锋，从1585年（天正13年）开始转战于丰后，国祐的长子国常和家臣也参加了这次战争。次年，国常同家臣一起战死于丰后户次川，年仅十八岁。主仆三人，现在仍合祀于国祐寺墓地。国祐的次子、三子均出家了。据说，上麻村的麻城主近藤国久、财田端城主大平国秀、以及近藤四方太夫等，都是国祐的弟弟。时至今日，被称为国祐后裔的家庭仍然到处都有，前往国祐寺祭祀的人往来不绝。

天正15年（1587年），丰臣秀吉的家臣生驹雅乐头亲正受封于讃岐十七万六千石^①。不久，生驹氏没落，又经过一个时期的伊予三藩主统治，出现了高松藩（十二万石）和丸龟藩（五万三千石）各霸东西的二藩统治时代。高松藩的藩主是由常陆下馆城主转封的松平赖重，到明治维新时为第十一代，延续二百二十八年之久。丸龟藩的藩主是九州天草的富冈城主山崎家治，延续三代、十七年，后来转封给播州龙野的城主京极高和。第三代时（1694年），京极高通接受一千石的分封，于多度津建藩。此后，讃岐即进入三藩统治时代，直至幕府末期。

在此期间，丰滨是伊予、土佐两藩的藩主由陆路往返于京城时的必经之地，而且自江户时代以来，络绎不绝的参拜金毘罗神社的旅客也多由此经过。现在的丰滨港（和田滨港），始建于1771年（明和8年），竣工于1773年（安永2年）。从那以后，这里成了讃岐的海上交通中心，十分繁华。

丰滨町于昭和46年（1971年）8月按照户籍簿进行了“姓氏分布调查”。和田地区姓大平的有十六户。据住在普通寺的大

^① 日本容积单位，均合中国的1.8石。——译者

平武义于昭和55年（1980年）4月的调查，大平姓氏在西瀨地区分布很广，其中丸龟市二十七户，坂出市十四户，观音寺市三十九户，善通寺市五十七户，仲多度郡四十五户，绫歌郡十三户，三丰郡一百五十八户，共计三百五十三户。

正芳的祖父岩造生于大平本家的一个分支，明治以后曾担任过村议会议员。正芳的父亲利吉是岩造的次子，所以后来又另立门户，是一个种一町二、三反地的中农。他也担任过村议会议员，还作过蓄水池水利组合的代表，经常为别人操劳。

据《丰滨町志》记载，所谓水利组合^①，是由利用蓄水池水源的农户分片组成的，其代表的任务是“管理水池和水渠，行使开闸、供水、维护堤防等有关水利的一切权力，并且掌管水利费用的筹集等财务工作”。因此，水利代表是与村落的行政官员不同的另外一种有声望和权威的职务。利吉曾经掌管过可以灌溉五十町土地的野野池。

大平在提及他的父亲利吉和母亲萨库时这样写道：

“父亲生于明治3年，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学历。但他还能写一手好字，对日本和中国的古籍也相当通晓。在那些线装书里，他经常到处夹进红色纸条，作为对那个地方有疑问的记号。疑问解决了，再把纸条取掉。他非常精心，尽量不把书弄脏。……

“父亲爱喝酒，每晚必饮。交际也比较广泛，常常有人请他做客。村上的店铺里有一本日用品的赊帐簿，记得每隔一星期左右总要记上一元二、三角钱的清酒钱，夹杂在三分、五

① 相当于互助组一类的合作组织。——译者

分的豆腐或油炸食品钱中间。

“母亲是邻村大野原町的诹间家的长女，是一位善于交际的、刚强的女性。当时，诹间全家都迁往朝鲜居住，在庆尚北道迎日郡叫作大松面的地方经营百货，舅舅在那里当村长（村长）。但是，只有祖母不知为什么自己一人留在家乡。”（《我的履历书》）

正芳的姐姐慕玛（音译）回忆说，“父亲是个严肃的人，但却从来没有对我们发过脾气、责骂我们。孩子们学习的时候，他帮助点上灯，给放在旁边。如果忘记戴帽子，他还要骑着自行车追着送去。

“他很有威信，不论什么地方发生纠纷，他总要急急忙忙地赶去。他说，‘我一去，事情就解决了’。父亲经常带着母亲一块出门，这在那个时候还是少见的。

“同父亲相比，母亲更为严厉。比男的还厉害。她曾说过，本家的哥哥也赶不上她。可是她对别人却很亲切。孩子们玩的时候，她总是炸一些年糕块，拌上白糖，送给他们吃。”

在正芳出世以前，他的父母已经生育了五个孩子。两个男孩，三个女孩。分别取名为菊、信雄、哲、慕玛、数光。菊和信雄先后在一岁和二岁半的时候夭折了。因此，正芳出生时，只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两年半之后生了芳数，四年后又生了富江。

大平家的当时生活情况怎么样呢？

大平在《我的履历书》中写道：“当时的农家以大米和小麦为生，经济状况并不那么富庶。我们家里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生活就更加困难了。我从记事以后，就是穿着袖口擦满鼻涕、闪闪发亮的衣服和稻草编的草鞋，吃一汤一菜就麦饭（里

边加进三四成的大米)长大的。虽然住在海边,鲜鱼也只是节假日才能吃到,在饭桌上偶尔看到的只有晒干的沙丁鱼或青花鱼。”

正芳的弟弟芳数回忆说,“因为是八口之家,用着一口可做二升米饭的大锅。好的时候,也是七成麦子、三成大米。根本不象现在那样把饭盛进饭盆里,而是直接盛进大饭碗里。过去的麦子是圆粒的,必需先把麦子煮一会儿,然后放进米再煮一会儿,否则是不能吃的。后来开始种扁麦米,可以和大米一起煮了。一年到头吃的菜是大酱汤和咸萝卜。用大酱汤煮米粉团子,那就是难得的美味了。”

不过,芳数也说过,“不知为什么,父亲和母亲吃的是米饭。再就是供佛用的饭是米饭,撤下来以后,两个哥哥和我争着吃。”

在当时,吃麦饭还不完全是贫寒的象征。《和田村的真相》这部文献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明治^①至大正^②初期,以食一至三成米和九至七成麦混合的麦饭为主。尔后,米的比例逐年增多。到大正至昭和^③初期,米占四至八成,麦占六至二成。到昭和初期,以米麦混合的麦饭为主食的人家仍有百分之七十五。”

从以上记述中可以看出,那时的大平家,虽说不同于被称为老爷的大地主,但在村子里仍属中等生活水平。当然,按照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平来衡量,那是非常之低的。而且,为了维

① 公元1868年至1912年的年号。——译者

② 公元1912年至1926年的年号。——译者

③ 公元1926年至今的年号。——译者

持这样低水平的生活，任何一个农家都必需男女老少全部参加劳动。

大平正芳呱呱堕地之时，正值日俄战争胜利之后、明治时期结束之前的历史转折时代。从对外方面来说，日本在效仿西欧列强、占领满洲、并吞朝鲜、经营殖民地的同时，成功地修改了不平等条约，实现了日本长期以来的宿愿，恢复了关税自主权。就内政方面而言，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劳资矛盾激化，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围绕社会主义运动问题的国内矛盾更趋加剧。

就在大平出生的这一年里，中央俱乐部和立宪国民党相继成立（3月），文艺界出现了由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五郎创刊的同人杂志《白桦》（4月），哈雷彗星接近了地球（5月），发生了幸德秋水等人的大逆事件（5月），向当事国通告了一年之后废除不平等条约（7月），签订了关于维持满洲现状的日俄新协约（7月），并吞了朝鲜（8月），派出了白濠南极探险队（11月），日本首次进行了驾驶飞机的空中飞行冒险（12月）。

同年1月，月刊综合杂志《太阳》出版了以“一等国”为题的临时增刊。这期增刊里充满着自负的论调，认为日本由于迅速工业化、现代化、西欧化，尽管勉强战胜了俄罗斯帝国，但已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员了。由此可见当时国民的风度之一斑。

而在这三年之前即明治40年（1907年），当时的内务省地方局的有志之士，就编写出了日本最早的关于“田园城市”的报告。

不言而喻，当时的香川县，特别是远离城市的农村，同中

央相比，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都还远为落后。在那里，旧式的、离开土地就不能生存的人们，默默地生活在与江户时代大同小异的生产方式之中。

出生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之中的大平正芳，最早给他留下的记忆是这样的：

“我的前额的正中，有一道差不多一时长的相当深的伤痕。记得小时候一看伤痕那么深，心里很发愁。照相的时候，虽然不那么明显，但总是有痕迹留在照片上。后来长大了，伤痕也不那么显眼了。

“事情发生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奇怪的是，受伤的情景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家里雇用着一位叫阿繁的女佣人和一名男工。这位男工的饭量很大，在我家干了很长时间，可我对他却什么也记不起来了。这位女佣人背着我在门前的地头玩耍，在换姿势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一歪，把我的头碰到了围田用的石墙上。我的额头上立刻鲜血淋漓。正赶上我母亲从田里干活回来，急忙把我抱回家，用灸草之类的东西给我临时处置了一下。

“此后，阿繁继续在我们家里干了二、三年，后来便到村头的旗亭里当女招待去了。尽管这样，她还是经常来带我出去，我也就经常成为旗亭里的不速之客。此后不久，阿繁便因病去世了。

“这是我出生之后的最早的、淡漠的记忆。那个旗亭，还被昔日的草丛围着，还保留着旧时的样子。这些淡漠的记忆，对于我来说，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愈加清晰了、浓厚了。旗亭恰好处于三岔路口的一旁。每当我从那里经过的时候，总觉得好象被阿繁叫住了似的。”

这篇文章，以“前额的伤痕”为题，发表在大平正芳于昭

和28年（1953年）出版的《财政徒然草》^①上。《财政徒然草》是大平正芳发表的第一部著作，而“前额的伤痕”是这部著作中的第一篇。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到幼年时代的大平正芳的内心世界。

① 《徒然草》为日本古代著名随笔，作者吉田兼好，作于1324—1331年。大平在此取其名作随笔之意。——译者